

晚清宫闱秘闻

丛书



慈禧太后

私

生活秘录

清·德龄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慈禧太后私生活秘录



清·德龄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慈禧太后私生活秘录

(清)德 龄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300020)

天津市津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14.625 插页 2 字数 276000

1999年3月第1版 199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0504-690-5

I·155 定价:19.20元

出版说明

慈禧统治了中国近五十年，围绕她展开的晚清动荡历史，一直是社会各界研究和关注的热点，有关故事和文学作品广为流传。为了使读者对慈禧及有关史实能有全面了解，我们编印了这套《晚清宫闱秘闻丛书》。全套丛书包括德龄撰写的《清宫中的生活写照》、《慈禧恋爱史和她的权威》、《光绪帝毕生血泪史》、《慈禧太后私生活秘录》等四部主要作品。

作者清·德龄曾是慈禧身边深为得宠的女官。进官前曾随任驻外使臣的父亲多年旅居英法等国，出官后外嫁到美国。由于她特殊的生活经历及文化背景，使其对晚清宫闱生活有独特的了解。她的作品多辑录大政，遍采遗闻，对鲜为人知的宫廷生活作了一定程度地暴露，是了解这一时期政治文化生活的通俗读物，既有一定史料参考价值，又颇有可读性。现在广为流传的清宫戏剧故事许多原是出自德龄笔下的作品。

《慈禧太后私生活秘录》是一部反映慈禧私生活的传

记作品。作者以女性作家特有的视角和亲身感受，讲述着名闻天下、权倾四海的皇太后以外的慈禧，归根结底依旧是肉骨凡胎的人，尤其是做为一个女人生活的真实故事。

全书精到细致地描绘了自古相习的宫廷礼仪；富丽奢华的宫廷服式；古朴典雅的宫廷音乐；精湛绝伦的艺工技巧；神奇自然的御用美容；精致考究的宫廷御膳；愚昧尴尬的宫中御医等雍容华丽的生活场景。生动再现了慈禧的性情、才智、容颜和精神风貌。剔除宫廷奢靡腐朽的生活方式的因素，书中所展现的晚清宫闱文化，其含及的智慧才华和文化底蕴，仍不失为光彩照人的中国古代文化的结晶。书中所披露出的大量鲜为人知的宫闱生活真相，为我们了解清末宫廷文化提供了丰富珍贵的资料。

囿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书中许多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又由于德龄原系英文撰著，编译难免存在不足，为尽可能保持原作的原貌，校阅中我们仅对书中个别字词、标点做了订正，内容未作任何删动。本书是根据上海申报馆一九三六年四月的版本重印。

一九九九年三月

介绍原著者



在三十岁以上的人的记忆里，“德龄公主”应该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吧？她曾经写过许多英文的作品，并且其中有一两本早已在二十多年前经人翻译出版，而当民国十六七年的时候，她也曾在祖国有过较长时间的逗留，甚至还在上海跟李时敏君、伍爱莲女士等演过几天英文戏，地点是博物院路时代的兰心大戏院，所演的大概就是清宫秘史一类的剧本，由她自己扮演“大清国当今慈禧端佑康頤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圣母皇太后”——西太后。

其实不但照中国的习惯，已经覆亡的一朝所颁给的种种头衔都得一律作废，从来没有再公开使用的；便是真要保留她在逊清一朝所取得的封号的话，也只应称为德龄郡主，因为她和她的妹妹容龄女士（封山寿郡主）都不是努尔哈赤的嫡裔，根本就没有晋封公主的可能，这一个错误是第一位译述她作品的先生所铸下的，她只草草地译出了 Princess 这一个字，并没有考虑到在中国还有公

主、郡主之分。其后德龄在上海演戏，广告里少不得要写她的大名，她也就落得“自高身份”的以公主自居了。

同时又因德龄原籍东三省（东三省人在前清是一概被称为满洲人而不算在中国人以内的），后来又嫁了一个美国人，并且所发表的著作全是英文，所以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已把她完全看成了一个外国人。其实她却是十足足的中国人！她的大名“德龄”两字，也是和她的令兄令妹等排行的，所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清宫二年记”译本上，把她的署名随便译做“德菱”，甚至改排重印后犹未校正，委实是极可异的。

德龄女士的父亲裕庚公爵，是满清的一位贵族，曾经做过驻欧各国的钦差大臣，可算是一位前辈外交家。他在英法两国逗留的时期很久，他的一家也随着他同客异域，所以德龄女士的兄弟姊妹早年都曾饱受西方教育——她的二哥勋龄是在法国读陆军的，长于摄影术；她的妹妹容龄女士英法文也都很好，嫁广东唐宝潮先生，七八年前曾经用英文写过一本历史小说“香妃”。我在译述“御香缥缈录”和“瀛台泣血记”这两部书的时候，因亡友唐云帆兄之介，很得到勋龄先生和容龄女士的帮助。——及至回国以后，经慈禧太后的赏识，便把她们姊妹两位一起召进宫去，像女官又像小辈的抚养着。她们在宫里大约住了两年光景，旋即离京南下（有人说她们是给西太后驱逐的，因为她们在母亲窃取了宫内的宝物，确否不可知）。她们在上海的交际场中也相当活跃，德龄便

认识了美国驻沪领事馆中的副领事 My·T. C. White, 由恋爱而结婚, 后来 White 君的职位更调, 他们便一起回到美国去, 不久更因 White 君的改充新闻记者, 德龄也就跟着开始了她的著作生活。她的作品除《瀛台泣血记》、《御香缥缈录》以及一本较旧的《清宫二年记》之外, 尚有《The Gollen Phoenix》、《Kowtow》等六七部, 都是以清末宫内的情形为题材的。平心静气地说: 她的文字写得委实很流利, 而她当年的宫廷生活更帮助她贮藏了不少珍贵的材料, 虽不免偶尔也有歪曲事实, 取悦读者的地方, 尚不足为大病。

她和 White 君曾经生过一个男孩子, 取名 Thadeccs R. White, 不幸在未成年前便死了, 所以她在《御香缥缈录》的扉页上, 曾题下“*In louing memory of my son Thad-deus Raynond White*”一句很伤心的献词。这个孩子去世后, 她们夫妇俩的感情大受影响, 甚至有许多人说他们已经离婚了。

民国二十四年的秋天, 她独自回中国来走了一次, 此时《御香缥缈录》一书恰好在申报上连载完毕不久, 我就凑她经过上海的时候, 上华懋饭店去和她长谈了二三小时。那时候她已是一位将近五十岁的半老妇人, 衣饰当然全部洋化, 见了人也尽可能地不讲中国话, 在她心目中, 美国已是她的祖国, 中国反是一块陌生的土地了。记得我在送她上沪平通车的一天, 曾经很率直地向她建议, 希望她以后如有著作, 最好介绍一些中国的新事物, 不要

让欧美的读者永远只知道中国有一位 Empress Dowager。前年起美国朝野热烈倡导援华运动，我在报纸上似乎也看到德龄女士参加“中国之夜”及“一碗饭运动”的消息。或许我们这一位老朋友对于中国所持的观念已经改变了！

说也真巧，前年十月我到重庆，十一月初因朋友的一再邀约，加入时事新报，重度已间断达四年之久的夜生活，每夜自己发稿，与剪刀、红墨水为伴。隔不到几天，一个晚上，正当我在分发第三次中央社电讯稿的时候，忽见一标题：“德龄公主撞车身死。”仔细一看，原来我这位老朋友在加拿大被汽车所撞，医治无效，已于十一月二十二日亡故。我便把这消息特地交给第一版编者，请他加个黑围框登出，虽然我自己也知道论新闻价值，这消息是不值得如此大做的。

第二天，许多文艺界的朋友和我见面时，都特别提到这件事，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和德龄过去的友谊，想从我这里听到一些她的生平，后来我就写了一篇东西，给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发表，内容和上文大致相同，因为我对她的认识也不过如是而已。

秦瘦鸥

一九四六年元旦改作

目 录



第 一 章·遍地金沙	1
第 二 章·太后下诏备火车	6
第 三 章·火夫与司机之幸运	14
第 四 章·铁路官员	22
第 五 章·随驾大臣	28
第 六 章·鸾舆	39
第 七 章·接驾	49
第 八 章·御衣库	58
第 九 章·御膳房	68
第 十 章·光绪帝	82
第 十 一 章·女官和宫女	92
第 十 二 章·列车上之小朝廷	104
第 十 三 章·途中	119
第 十 四 章·袁世凯	134
第 十 五 章·田野之欣赏	150
第 十 六 章·老佛爷安抵故乡	165
第 十 七 章·盛京之官院	182

第十八章·列朝帝王之遗物	198
第十九章·狐仙塔	215
第二十章·射圃	225
第二十一章·舐犊情深	241
第二十二章·黎园别部	256
第二十三章·回程	265
第二十四章·桑叶的奇迹	280
第二十五章·各业艺工	291
第二十六章·御犬厩	318
第二十七章·内府浮华	329
第二十八章·湖上浮宫	342
第二十九章·御医	354
第三十章·仁爱与公正	376
第三十一章·朝荷迎日	385
第三十二章·太后的梳妆台	396
第三十三章·上苑奇葩	419
第三十四章·玉体横陈	430
第三十五章·异兆	442



目 录



第一章

遍地金沙

春天，桃花像争妍斗胜地在北平城内城外，到处开放着；一阵风过，落花满地，仿佛是铺上了一条绯色的地毯一样；空气中，随时可以闻着一股浓烈的香味。

某一条街上，遍地铺着金子一般的黄沙，大队的人马，浩浩荡荡地在前进。行列极整齐而严肃，除掉人马在沙地上践踏，发出轻碎的沙沙声以外，旁的便听不见什么了。

许多盛装华服的人，跨着马，戴着貂尾做装饰的朝帽，组成了一队光辉灿烂的队伍。他们座下的马都是最好的蒙古种，光滑的毛片，长而整齐的鬃毛，时时发出耀眼的光来。马鞍上都镶着珍贵的珠宝，脚蹬上也有很好看的装饰，平均每一匹马的身上，至少有四五种不同的颜色，几百匹聚在一起，再加上了阳光的照映，便蔚成云锦

似的奇观了！

在这些马所踢起来的灰尘的后面，相距约一二十步，有一乘全部放着金子般光彩的大轿。轿子的两边，画着两条张牙舞爪的金龙。抬轿的是十六名太监。在这座轿子的里面，像庙宇里所塑的神道一般，端然不动地坐着的，便是当时的皇太后慈禧，中国四万万人民的主宰。

在这座鸾舆的后面，还有六乘全部漆着红色的大轿，每一乘大轿，有八个太监抬着。这就是侍从女官们所乘坐的，我和我的妹妹容龄，便是其中之一。

整齐的行列，在一重极度肃静的空气里前进着，人和马都难得有声音发出来，偶然可以听到格拉格拉的几响，那是笨重的轿杠，在轿夫的肩膀上转动的声音。除此以外，就只那个天下闻名的大太监李莲英，不时在前后左右走动，用一种虽低而极凶暴的声音，向队伍中的人呼叱着。因为这些仪仗，这些行列，事前都是由他一个人费了许多时候布置下的，所以大家都得服从这个可怕的魔鬼的命令。

从颐和园的大门起，一直到热河行宫的大门止，在这一条几百里长的官道上，遍地是铺着金色的潮湿的黄沙。寻常的百姓们，不但不准走上这一条御道来。就是站在较远的地方，瞭望銮驾在这里经过，也是要立斩不赦的，所以从来也没有人敢大胆违犯过。

行行重行行，这一条黄蛇似的御道，渐渐地折入苍绿色的山谷中去了。我们暗暗在猜测太后这时候心头上所



怀的是怎样的一种感想？伊离开热河差不多已经有整整的五十个年头了。那个地方，可算得是伊的发祥之地。那时，伊还是一个极美丽，极年轻的女人，伊在宫内的地位，却只是咸丰皇帝的一个宠妃。因为咸丰突然死了，便顿时勾起了朝中两位权臣的阴谋，他们想把伊那年幼的儿子——同治——黜废为庶民，劫夺下他的皇位来。

虽然伊那时候对于朝中的一切情形，还是不很熟悉，伊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经验，但是环境逼迫伊，使伊不得不用一种极巧妙的策略，去对付那两个阴谋家——载垣和肃顺。后来，伊就怀着满腔的忧虑，把伊的儿子抢出了虎口，就在这一条黄蛇似的御道上，从热河逃回了北平。当时在路上保护伊的便是荣禄。在慈禧没有给咸丰选去做妃子以前，荣禄就是伊的情人，后来荣禄仍克尽厥职地做伊的忠仆。他们两人中间的一番恋爱，却就此很沉痛地牺牲了。

到如今，差不多已过了半世纪了，伊自己也已经给人家尊为皇太后了；荣禄是死了，伊所爱着的儿子——同治，也早已不在了。所剩的只是一个最奸滑的李莲英，依旧伴着伊，从这同一道路上，再到伊的发祥地——热河去。

离开紫禁城——那个充满着野心的地方——一步一步地远了，皇太后的一大队人马，不住的在这条黄沙路上前进着；但是五十年前的人马的踪迹，已像过眼烟云一般的不可再见了。

前进，前进，越过了那些绿色的山头，偶然在几处预先布置好的庙宇里歇息一会，接着，又继续前进。这一队美丽的行列，终于是在热河行宫前的那片大空地上扎下了。这里的一切，都是静止得像死的一样！

这些宫殿的屋面上，虽也同样的铺着黄色的瓦片，梁上和柱上，也满绘着麒麟龙凤之类，但是这些工程，看起来终不如北京禁城里的宫殿或颐和园里的宫殿那样的精致；想必是这里的土工们的技巧，确有不比北京那边的工匠的地方。

成群的女官、太监和宫女，默然无声地随在太后的后面，很迅捷地走着。太后的行走，本来原很轻快的，此时，伊似乎急着要回到从前的境界中去，因此在这些冷落的宫殿里，穿来穿去的走得仿佛更快了。伊把以前伊做一个年轻的皇妃时候所到过的地方，几乎全走遍了。

后来，又到了一所空闭着的宫殿上，伊忽然用极低的声音，独自感叹起来。我因为紧随在伊的肩后的缘故，可以很不费力的听伊说道：

“这一个宝座，就是我们的儿子在行加冕礼时所坐的！我们至今好像还可以看见他坐在那里。——景象是跟昨天一样——他所穿的是全套最高贵的服饰。”

伊的感叹是这样的静穆，而伊的思潮却受了这个可以纪念的加冕礼的冲动，不住的在起伏。当这个加冕礼举行的时候，也就是伊三度摄政的起点。这种种情形，简直是同昨天一样。而伊现在所站的地方，也就是昨天所





站的地方！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伊的婴儿在这上面行加冕礼的那个宝座，好久不作一声，也不回头来看伊身后排列着的一行随行。伊只低下了头，拂过了第一个女官，以至于最后的一个小太监，又穿往别的殿上去了。

伊又指着另一座宫殿告诉我们，这是咸丰死后停灵之所，伊说得是非常的真切，我们仿佛看见有一个已死的咸丰，躺在伊所指着的方，而他所丢下来的一副千金重担，只得让他的娇弱的爱妃给他担住了——就是现在这个温和的老妇人。

在没有到这里来以前，太后已曾告诉过我许多关于伊自己的历史；现在，伊就把当日最繁华，最幸福的几段事情所发生的地点，一一指点给我认识。这对于伊是多么伤心啊！但是当我们后来离开了热河行宫，回到北京，走进了颐和园的大门之后，这些悲痛的陈迹，便绝不费事地掷出了我们的脑神经外去了，犹如翻过了一页历史一样；而从此，这一部分的历史便永远不再有人去翻看了！

第二章

太后下诏备火车

近来太后的脾气似乎已变得很欢喜动的样子。我想,也许伊是受了上回那一次热河之行的影响。在没有到热河去之前,伊的足迹所至,总是跳不出紫禁城和颐和园这两个地方。虽然在庚子拳匪之乱的时候,伊曾经到西安去过一次;然而那是迫不得已而逃难,当然不能算是出游。这几十年来,可真把伊关闭得闷透了,而宫中的那些朝参大典,以及每天和伊的臣下们集议军国大事的早朝,也不免使伊觉得有些厌倦了。且不管伊究竟是为了什么缘故,总之,伊是很热烈地在希望过一些不同的生活。我又想我平时对于我自己的种族——满洲人,所加的种种神秘的猜测,或许也是使伊打算出游的动机之一。因此,后来很有有人在议论我——虽然并不曾明白的指定——是撺掇太后往奉天去的罪魁。但是依事实而论,自

